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七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平吳

羊祜 杜預子錫 王渾 周浚 王濬 唐彬

建安以來孫氏據有江東迄晉太康六七十年叨僭大號抗衡中國漂骸江漢釃血淮海鏖幷黔黎頸鈇鋒刃苗民荆舒淮夷吳楚之禍所未有也晉既代魏增修德

政柔服以禮包舉以術戡克以來乘孫皓之兇虐東西萬里六道並進琅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唐彬下巴蜀夷險清穢天下始一殘姓遺民復獲生賴此晉氏有功於天下之大者也平者何定也至是而天下始定太平可期也何以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滅者無罪滅之者有罪孫皓暴虐復不死國焉得為滅書平尊晉也尊晉所以罪吳也故取平吳諸將列於終篇以卒

三國之事云

謹案羊祜杜預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魏晉以來専尚詐力以相傾軋羊祜獨務德信開示公道不為掩襲使吳人心服一舉而奄有江淮混一區夏孔明之後一人而已至於謂王衍必敗俗傷化告武帝以既平之後當勞聖慮卒皆如其言晉氏之聖臣也杜預學識遠到志力剛明有古儒將之風而德度弗逮祜也

王渾字玄沖司空昶之子也沉雅有器局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出為懷令參司馬昭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篡代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屬年荒飢渾開倉廩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率衆十萬向弋陽新息時州兵休放衆裁數千渾乃潛兵

濟淮出其不意擊瑩等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内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擊破之并破諸别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籍其稻苗四千餘頃獲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險易攻取之勢及大舉渾率師出横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

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虜孫皓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置酒高會自以先至江上破皓中軍按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

原注晉書王渾傳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推大敵獲張

怫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户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内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時吳人新附渾撫循接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悦服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出齊王攸東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

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

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爾而今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吕産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歴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

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存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黙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原注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熈初遷

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為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公孫宏説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駿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

赴宫帝嘗於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於遠近明詔沖虚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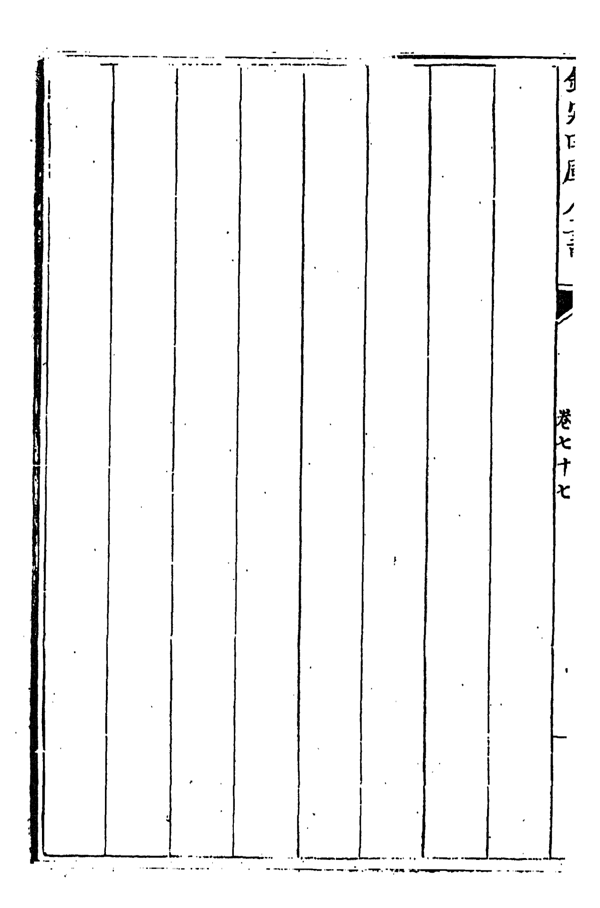
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别駕今若不能别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録尚書事渾所歴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卒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有傳

謹案目録此下有周浚王濬唐彬三傳今闕

議曰濬既克清建業渾亦獻捷横江皆為得雋渾其次

也然語平吳之功武帝歸之羊太傅是已濬等特輸力而終之爾始用濬則祜也著恩信則祜也力請大舉以乘孫皓祜也卒之杜預使濬不受節度以成破竹之勢而徑造建業濬乃自以為功而忘羊杜渾又爭之過浮於功矣君子哉唐彬也稱疾遲留澹然無競賢濬渾遠矣近世曹武惠克金陵稱疾以全生聚及振旅凱入以牓子見稱奉勅江南幹事回不矜而莫與爭功豈彬之義有以激之歟

贊曰九服兵爭三方幅裂昊天悔禍蓋臣種德龍驤虎
渡虛焰撲滅弘我王統六合始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七十八至九下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謄録監生臣楊以澐

謄録貢生臣郭墉

續後漢書卷七十七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五

列女

漢

弘農王妃

董祀妻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魏

龎娥親　姜叙母　趙昂妻　杜有道妻

曹文叔妻　羊耽妻　許允妻

吳

孫翊妻　張白妻

柔順女之德貞固女之節二者兼備婦道盡矣故坤之繇曰利牝馬之貞其傳曰柔順利貞坤至柔而動也剛夫婉娩而無不順執德而不改其操然後合乎坤德才智工巧容色不與焉是以詩稱靜女美共姜原注詩靜女衞國風

毛萇傳曰女德貞靜而有法乃可說也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春秋書紀叔姬宋共姬

原注春秋莊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二十年紀叔姬卒三十年葬紀叔姬紀亡而叔姬不歸宗國歸酅以死故特備書以美之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與忠臣良士義夫孝子共垂竹帛光石潔玉皜然不朽漢成帝嬖趙氏劉向集古賢女爲列女傳進規致諷而班史不録范蔚宗始録於東京書而爲之

傳典策之制備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君臣上下以錯禮義故咸恒爲易下經之首書始降二女詩始二南禮本冠婚重倫類也一代之典昭示萬世可獨録男而遺女德乎三國之際翻覆離合臣子道喪有婦人而不失節焉又可無書乎故復著列女篇國別爲傳云

弘農王妃唐姬者潁川人也董卓既廢少帝爲弘農王山東義兵起討卓卓懼乃置弘農王閣上使郎中令李

儒進酖曰服此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飲彊飲之不得已乃與唐姬及宮人飲讌訣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命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矣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姬歸鄉里父會稽大守瑁

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拒不從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城壙中謚曰懷王姬尋薨合葬焉

謹案目録此下有皇甫規妻陰瑜妻盛道妻董祀妻四傳今闕

龎娥親者謹案陳志云涓母娥後漢書亦云字娥惟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　酒泉表氏

龐子夏之妻西海太守淯之母禄福趙安謹案列女傳作趙君安下同之女也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復讎壽深以為備會歲疫三人者皆死壽聞大喜會宗族相慶云趙氏强壯已盡惟有弱女不足復憂矣娥親子淯聞壽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與汝戴履天地為吾弟之羞也乃購利劒晝夜淬厲哀酸泣血鄰婦徐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備衛在身爾雖有志邂逅不敵則 重

受禍絶滅門户痛辱益甚矣願詳舉動娥親曰李壽不死安能視息世間邪徐氏與鄰並咸笑之娥親曰人父兵死無後不良而笑壽未即刃先誅汝嬖子輩爾徐氏等怖走不敢回視娥親乃棄家事乘帷車伺壽謹案帷車本後漢書陳志作乘鹿車白晝遇壽於都亭拔劍擊壽并中壽馬馬逸壽墜地溝中娥親斫之中樹折劍壽猶未死瞋目大呼娥親拔壽所佩刀截壽頭持詣縣歸罪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禄福長壽陽尹嘉壯其孝烈即解印綬

縱娥親去官娥親曰讎塞身死女之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典也敢貪生以枉王法乎𨵦壽頭請赴獄鄉人强載還家會赦得免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共表上其事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以帛二十端禮之安定梁寬爲娥親作傳皇甫謐曰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男子之義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奮劍仇頭慰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曰脩我戈矛與子同讎娥親之謂也

姜叙母者天水人叙字伯奕建安中馬超攻冀殺涼州刺史韋康州人莫不感憤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外弟楊阜故為康從事同輩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讎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歸葬因過至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舉室悲感叙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敕叙與

阜議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叙先
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叙寛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
定叙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叙寛等
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叙守鹵超進至歷歷中見超
往以為叙軍還又傳聞超已奔走漢中故歷無備及超
入歷執叙母母罵超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
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即殺叙
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曹操操嘉之手令褒

揚曰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録必不墜於地矣原注漢書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問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　裴松之曰案謐稱叙為阜姑子而本傳云叙為阜外兄與今名内外為不同　謐謂姑子即外兄弟也阜傳曰外兄故更姑子曰外弟云

趙昂妻異者不知誰氏女也原注案皇甫謐列女傳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

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偉璋女則姓趙氏而妻昂則同姓也此必有誤不可考故祇云不知誰氏女也

昂爲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春至冬竟得免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胎姜沉流伯姬待燒每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

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惟憐汝爾今官舍已近吾去
汝死矣遂飲藥濾絶英奔告昂昂以良劑灌之良久乃
蘇建安中昂轉叅軍事從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
韝佐昂守備又悉脫環佩首飾以賞戰士超攻益急城
中饑困刺史韋康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
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焉知救兵不到關
隴哉當共勉卒髙勲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
超和超遂背約殺康又刼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

昂以爲已用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相見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有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覇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人涼州士馬乃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爲忠於己遂與異重相結歡超遂不疑昂良以爲己用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夫項槖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爾原注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而為孔子師槖一作

橐

昂遂閉門遂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自冀城之難至於祁山昂出九奇異輙叅焉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杜氏十八而與子植女韡嫠居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卒皆顯名傅玄求韡為繼室憲即許之時玄忤何晏鄧颺晏等欲害之時人莫與爲婚及憲許玄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方排山壓卵以湯沃雪奈何憲曰

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爾吾恐卵破雪消
行自及矣遂與玄爲婚晏等尋爲懿所誅植後爲南安
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曰諺
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
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歳嘗隨其繼母省憲
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
後果知名其識鑒如此年六十六歳卒
曹文叔妻令女者譙郡夏侯文寧之女也文叔曹爽之

從弟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至

自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懿將誅爽
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
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
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
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
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
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
以誅爽爾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

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暱之職也汝從衆而已畯遂出懿果誅爽事定後畯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耳琇固請於司馬昭昭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

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渠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許允妻阮氏者不知誰氏女也貌醜而賢明有識鑑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

便起阮捉裾留之允顧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阮曰新婦所乏惟容爾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而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雅相親重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曹叡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阮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叡怒詰之允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叡前取事視之乃遣出望其衣敝曰清士遂有用之之意允之爲鎮北也謂阮曰吾知

免矣阮曰所謂禍在此何免之有及允死門生走告阮方機織神色不變曰早知爾爾門生欲藏其二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因移居墓所司馬師遣鍾會觀之若二子才德及允便當收之阮聞會來謂二子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二子從之會反具以狀對卒免於禍教導二子後皆顯達於晉

吳孫翊妻徐氏者不知何許人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楊太守皆
禮致之以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覽負常欲為憲
報雠會翊親近邊洪為翊所困辱覽員因與洪謀殺翊
諸縣令長共謁翊翊將宴勞之徐氏頗知卜筮翊曰吾
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為我卜之徐氏既卜謂翊曰
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不從明日大會賓客翊出入常
持刀宴罷送客而忘之洪遂殺翊走山中徐氏遣人追
獲之覽員因殺洪入居軍府將軍孫河屯京城聞變馳

赴宛陵覽員復殺之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覽遂取翊諸侍妾又欲逼取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薫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内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大呼二君可起

高嬰俱出共殺覽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還至丹
楊悉族誅覽員餘黨擢嬰高為牙門其餘賞賜有差
張白妻者陸績女也績於鬱林生女故名曰鬱生適張
温弟白温被罪白等皆廢徙鬱生亦當離婚京朝名門
競欲娶之鬱生誓不更嫁奉温姊妹三人攻苦䟦涉節
行益著温中妹已適顧承而見録奪官乃許嫁丁氏成
婚有日飲藥而死鄉里并鬱生皆圖畫賛頌焉姚信表

請褒述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
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盖所
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資
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
殊絶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
鬱生履貞特之行立匪石之節年十三適同郡張白侍
廟三月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
色冠盖交横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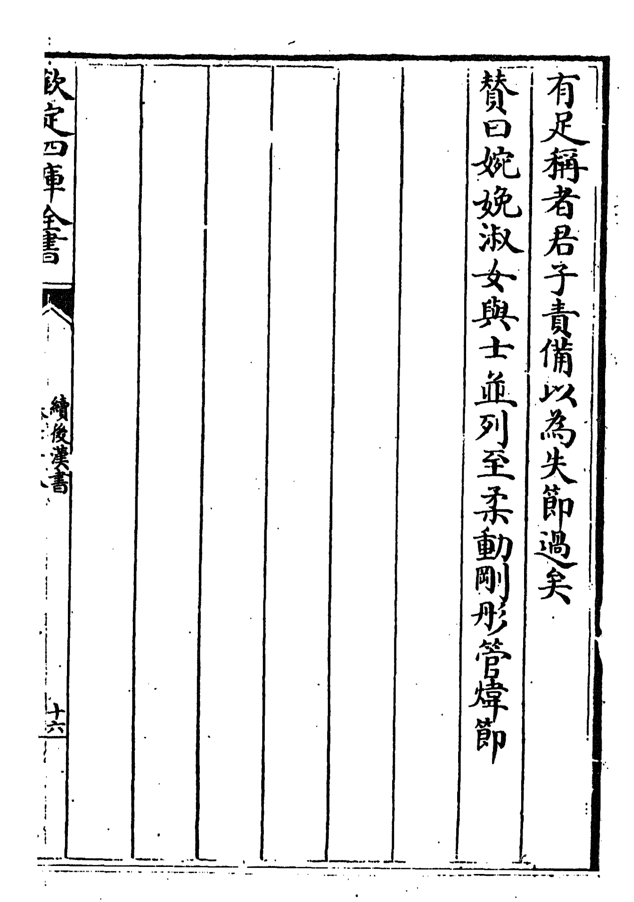
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

原注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杞婦事見前

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贈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

權不聽

議曰皇甫規之妻義槩風節凛凛乎秋霜冽氷焉嶄嶄乎折玉截鐵焉雖古之烈丈夫無以尚已龎淯之母以女弱而手刄父讎孫翊之妻知能保身勇能討賊皆世所未有也姜叙之母趙昂之妻以死徇義亦其亞也嚴辛阮之識慮哲婦以成城者也唐姬之義不受辱終於弘農令女之截耳斷鼻卒存曹氏與夫荀采之雉頸陸氏之仰藥得柏舟共姜自誓春秋叔姬歸酅之義焉文姬之才辯不幸而失身絕域然能傳父之業免夫之死



有足稱者君子責備以為失節過矣

贊曰婉娩淑女與士並列至柔動剛彤管煒節

續後漢書卷七十九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氏　劉氏　石氏　沮渠氏　赫連氏

上世甿俗敦一均為朴野相忘而不相競故無夷夏之分大庭軒轅帝有中土法制漸備風俗與王化遠邇故鄙夷與粹嬾別悍暴與仁柔異于是乎

制五兵征蚩尤以捍禦外唐虞之世投凶人四裔以禦螭魅原注左氏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卹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烈山澤疏川瀆驅龍蛇禽獸清滌土宇以居王民原注孟子當堯之時

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畫為九州制為五服限界區域以別內外約而不質以為要絕而不治以為荒于是乎中國與外徼截然不相亂爰暨三后謹守內分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僅得萬里務廣德不廣地外夷之地常十倍于中國中國之德常

百莚於外夷是以伏柔而化所不化遂爲盛王其民不識蠻夷而驚擲不敢爲病其或跳踉則禦之朔方伐之太原懲之荆舒而已原注詩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無邊塞之患也周德既衰荒服不至原注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吾聞犬戎惇能率舊德而終守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

犬戎逼周小雅盡廢中國始危（原注詩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危矣）越嶺海踰限界絕疆索敗王略布濩五服之內錯蹂畿甸之間阻谿谷閒隟鑄蜂蠆蟻結列帳聯落秦晉燕齊之西北楚鄧吳越之東南者以百數與盟會陵上國伐凡伯伐京師病燕侵齊伐晉滅溫滅衛無復二帝三王之世矣（原注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僖公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宣公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二十四年戎侵曹三十二年狄伐邢閔）

公二年狄滅衛僖公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二十一年侵衛三十年侵齊三十三年復侵齊左氏傳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僖公十一年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然而不至于大亂者猶有先王之遺澤所以為天下之大閑若猶在未與阻仇儲怨使必致死于我也五伯又衰列國各務廣土晉滅赤狄潞氏獲白狄子滅中山鮮虞鼓子爲鞮滅陸渾之戎秦滅義渠并西戎趙為胡服破林胡樓煩燕破東胡于是匈奴始盛與中國為仇

秦幷天下廢井田開阡陌夷畎澮溝洫壞先王疆里盡為平原曠野無以限其侵軼狄髙馬肥長驅而入縱沛鶻散震駭障塞始皇怒而大舉擊之塹山堙谷築長城萬餘里以限絶之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而怨仇益深矣原注春秋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昭公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克鼓以鼓子鳶鞮歸　史記晉文公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强國晉文公攘戎

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皆不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秦稍蠶食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河西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

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于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郤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侯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漢興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而漢復怨胡

原注外夷諸事自漢至晉五胡各見後本

傳以中國新去湯火欲嗅休之乃用婁敬和親策
姑為撫慰孝惠呂后時益嫚䙝不忌數入塞為寇
孝文始為備禦計而孝武憤然小中國無復蒙耻
奉幣之事乃大興師徒將衛霍而獮獫之剷王庭
空漠北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快心于狼
望之北而猶未已乃大開西域三十六國以斷匈
奴右臂而鄯善安息月氏大宛康居皆入屬國復
通巴蜀西南諸夷而王滇夜郎入朝勦并南粤為

儋耳珠厓等郡徙甌粵之民于江淮之間定朝鮮為樂浪玄菟等郡地過三代數倍而民不逮夫十之一焉土雖廣而德不足終不能制其侵軼考宣愛民致理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欵塞入朝而羌戎起于西陲趙充國以歲月弭之故終西漢之世不復揚塵偽莽挑亂嚴尤為三策五難而不用北鄙再聳光武中興遂連彭寵立盧芳侵擾幽冀其後内亂分為南北竇憲窮討復空其庭陰

山無人漢道克昌而羌戎復擾關中段熲張奐之徒梟夷降附粗定一時建安末烏桓鮮卑始甚曹操誅蹋頓王雄刺軻比能而二寇衰及中國折裂諸葛亮渡瀘深入討雍闓禽孟獲南土心服而不復叛孫氏撫有交趾閩粵而無蠻猲故終三國之世邊徼不警二漢刑清政簡寛仁之治四百餘年中國之餘威遺烈猶振而未忘也然而當呼韓邪之衰潛阻塞下與漢民錯居南單于之降令入塞

居漢南後復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分為五部戶各
數萬遍滿并土趙充國討先零遷之內地馬援守
隴西遷煎當羌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皆與華人雜
處曹操令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
漢中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毋丘儉征遼東徙高句
驪餘種于滎陽時中國多故彼皆新附蹣跚單寡
勢猶未張及晉混一區夏綱紀不立浮侈茍且崇
尚虛無風俗大壞家道日乖骨肉相殘諸部皆謂

晉室可取而代一旦羣起并呑割據于是氐人為成為秦匈奴人為漢為趙羯人為後趙羌人為後秦鮮卑人為五燕諸種人為五涼無復二漢之世而禍亂滋熾矣皆植根於漢滋蔓于三國而昌熾于晉是孰使之然哉中國之德衰而尚力故也盍修德以安中國乎苟吾德化無不漸被慕義而進則引而進之亂則定之弱則撫之危則安之涵浸以仁恩使常足猒仰嚮如天地之無不覆燾無不

持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則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大哉二帝三王禦戎之道
乎初司馬遷傳匈奴兩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班固
復傳西域至范曄又傳東夷南蠻西羌南匈奴烏
桓鮮卑並西域西南夷謂之六夷陳壽國志祇傳
烏桓鮮卑東夷而已按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
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
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

穴居有不粒食者又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并中國謂之五方故詩書所稱自中夏外謂之四夷九州之外四海之表蠻夷戎狄不啻百數各設居方別生分類祇四焉爾故別外夷為四夷傳匈奴烏桓鮮卑為北狄夫餘高句驪韓倭等為東夷戎羌氐西域為西戎蠻西南夷為南蠻其行事前史載之備矣故不復詳掇其盛衰大端推本中國治亂之所自與後世失禦戎之

道者若于篇

北狄者幽營并涼塞外諸狄也其種落尚矣自蚩尤亂九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擒蚩尤其凡弟八十餘人散入北土或號山戎或號獯粥世雄朔易舜流共工于幽州其族類亦入葷粥夏后氏之裔曰淳維夏亡而亦入為君長即匈奴之先也

原注史記索隱張晏曰淳維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曰殷時獯

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夏道之衰后稷子孫不窋原注竹律反失其官守竄于戎狄公劉自狄入于豳其後狄攻太王太王走岐山下作周原注史記舜封后稷於邰子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自戎狄從漆沮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八世至太王薰育戎狄攻之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山豳人舉國從之而周始大玁狁始盛西伯抑逐之原注詩采薇序曰太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其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又緜曰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既周公兼

夷狄而中國無狄難若數百年厲王政衰狄始內侵於是宣王北伐原注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其詩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自周之東狄遂雜處齊晉燕衛之郊別為赤狄北狄長狄山戎大為諸侯害至于滅衛盟齊侵晉伐王室出天子五伯迭興攘斥擯外晉主夏盟擊虜并滅狄少衰焉自戰國兵爭不恤遐外匈奴乘之始大駸駸南牧逼燕趙秦代各築長城乘保障以禦之於是匈奴開王庭稱單于

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盡有朔漠之地斗入西北萬餘里冒（原注音墨又如字）頓射殺其父頭曼（原注音瞞）單于自立為單于（原注史記頭曼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于月氏冒頓既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命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禽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産西擊走月氏原注音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越故塞至朝那膚施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盡服從北方而與諸夏為敵國自唐虞三代以來匈奴最大自匈奴之大而冒頓莫強焉冒頓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原注服虔曰谷音鹿蠡音

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户左右骨都侯原注裴駰曰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嘗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户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原注史記索隱曰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顔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裴駰曰須卜氏主獄訟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

庭直代雲中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户且渠之屬原注顔師古曰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各有地分以左右手為次圍獵戰陳各相聯比皆如分地不易其次謂把手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原注史記索隱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晋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趍蹛林則服虔説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按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

林𥜿聲相近或以林為𥜿漢書服虔曰貙音𨅴訇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顔師古曰貙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入畜數之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罪小者軋原注史記索隱軋烏八反如淳云撾杖也三倉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顔師古曰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内不過數人路有遺物㢑不敢取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職官上左坐列上右日上戊巳色上白以黑為凶服始立及拜官覲見大慶會祠祭

天神皆白服白馬謂之白道土多砂磧草肥宜畜
鹵澤多魚鹽其人逐水草畜牧遷徙無城郭常居
無耕鑿之業不粒食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刻木
為期度兒能騎羊則引弓射烏鼠少長則射狐兎
肉食飲湩酪自君長至奴婢均多寡同飲食衣皮
革被氊毳以氊為廬屋俗皆能為弓車鎧刃鞍勒
士能彎弓盡為甲士耐飢凍習勞苦往往猨臂善
射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

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其畜多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駃騠原注音決蹄騊駼原注音陶塗驒騱原注音顛奚馬尤駿健日馳常數百里有至千里者將戰則擇馬之壯而肥駿久弗乘者羈縶之不為芻秣少飲之水謂之去油腸一再宿則人兼數騎晝夜馳突不倦也其人重約信雖數千里遠出歲年不愆其期以兵為常故皆識虛實見兵勢善為誘兵以包敵斡腹出

奇星散電邁隱見不測大抵無正兵利則進不利則退
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恤禮義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困
敗則鷹奔瓦解矣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其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
人以為奴婢故人自為戰以趍利深入并命而不憚也
以名為號不諱無字尊巫醫坐於東上諸大人入見則
令巫占之火前謂之過火門凡命官出軍則燒羊髀視
其吉凶俗貴壯健賤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妻其妻主死而無子及親族者奴即有其家戰而扶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尤畏雷霆馬牛羊震則舉羣棄之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不封樹則馳馬踐其上又周馳其旁不可復識而後已喪制不以尊卑見新月從吉始死號哭衆以酒酪飲之謂之添淚殺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謂之燒飯所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婦事夫如事舅姑湩酪氈毳皮草車服器用皆婦人為之男子朝出婦為捉馬加鞍

勒執弓矢騎去而反行則在軍中主營落輜重畜牧不
妬而甘服勤勞故男女皆自食力生長於兵無單家而
衆以強後冒頓又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龍新犂之
國原注魏畧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此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
皆服以冒頓為賢漢初定天下而匈奴圍韓王信於馬
邑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祖
自將擊之會大雨雪士卒墮指什二三冒頓縱精兵三
十餘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騎四面各如方色東盡

駞北盡驪南盡騂西盡白古所未有也高祖窘使使間厚賂閼氏因用陳平秘計解一角直出使婁敬結和親之約各引兵歸漢乃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絮繒酒食物約為兄弟孝惠高后時冒頓遺漢嫚書漢不與較復厚遺之原注漢書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冒頓益驕孝文即位復修和親而寇暴不已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景帝亦復和親原注漢書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

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拒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書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乘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强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繫雩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疋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繫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

氏等計絶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大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冒頓單于死老上稽粥單于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强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衣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

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十四年冬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内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内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覇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至

孝武憤中國制於匈奴議擊滅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乃命韓安國公孫敖公孫賀衛青霍去病李廣等為將舉中國騎士連年出塞輒斬首虜亦為匈奴所殺傷相當前後三十餘年匈奴衰敗幕南無王庭而

中國以困敝高惠文景之畜積耗竭盡矣原注漢書元光二年用大

行王恢議始擊匈奴六年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得胡首虜七百人元朔元年衛青等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人二年衛青等出雲中得胡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五年衛青等將三萬騎擊匈奴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以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六年霍去病從大將軍擊匈奴為驃騎校尉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産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為冠軍若侯元狩二年以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月氏至祈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餘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

十餘人四年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絶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各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者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令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立匈奴大亂折并分裂曰逐王薄胥堂自立為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為車犂單于烏籍都尉自立為烏籍單于號五單于部衆各萬人或二萬人轉相攻擊甘露元年左伊秩訾王勸呼

韓邪王稱臣入朝事漢二年呼韓邪王款五原塞願朝
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
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玉具劍弓
矢棨戟車馬衣服等物禮畢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明年
復入朝竟寧元年復入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
昭君賜單于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
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其後歷成哀世
屢入朝徼塞寧謐及王莽簒立更奪單于璽分匈奴為

十五單于誘呼韓邪諸子脅拜右犁汗王咸為孝單于咸子助為順單于於是匈奴復叛漢分遣諸部入塞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畧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欲立威振耀荒外議發三十萬衆十道並出窮討匈奴嚴尤陳三策五難莽不聽於是與之構難吏士疲敝暴骨滿野北邊復虛耗原注漢書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卒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

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宣王時獵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壞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糧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以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輕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必不可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入深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　漢兵誅莽更始遣使授若鞮單于與漢舊制璽綬及侯王以下印綬不受原注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此以下直稱鞮　光武建武六年遣歸德侯劉諷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遣中郎將韓統報命而若鞮單于驕踞

自比冒頓光武弗責也二十二年若䩭單于死弟右賢王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歲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死耗蒲奴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漢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呼單于之孫薁䩭王比叛蒲奴單于二十四年春比所主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為藩蔽捍禦北方自是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南單于破北單于郤地千里漢遣使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又聽南單于

入居雲中列置諸部王為漢捍戍且為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怖頗還所畧漢人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漢乃璽書報荅不遣使而兩單于咸事漢矣永平中北匈奴復入五原塞遂寇雲中南匈奴單于比死數更立單于無何輒死於是北匈奴復盛數寇邊漢患之會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乃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報命南匈奴聞之内懷嫌怨既而北匈奴復入寇鈔焚燒城邑殺畧吏民十六年乃大發兵遣將

四道出塞征北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將兵助漢北
寇悉度漢去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
留斯等率衆四萬牛羊十餘萬欵五原塞降元和二年
北匈奴大人車利詠兵等七十三輩亡來入塞時北匈
奴衰耗部黨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
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去章和元年鮮卑入
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屈蘭儲
卑胡都須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降

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北匈奴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匈奴大破之首虜二十餘萬人原注後漢書和帝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椆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兵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南單于復請遂滅北庭乃遣中郎將耿譚與左谷蠡王師子等出雞鹿塞西繞天山圍北單于單于

被創遁走獲其閼氏首虜萬餘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止蒲類海上遣使款塞竇憲上書請立爲單于遂遣使授璽綬如南單于故事會竇憲誅叛還中郎將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永元中南匈奴亂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厚加賞賜不答其使永初四年南匈奴叛漢冦常山中山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復遣使請降自是南北二寇叛服不常而烏

桓鮮卑日盛從漢征討而二寇稍衰矣靈帝熹平元年單于車兒死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光和元年單于死子單于呼徵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請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死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詔發南匈奴兵從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虞國人恐單于聽漢

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叛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内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傷敗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單于死而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初平二年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三年春曹操擊匈

奴於扶羅於内黄破之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被逐不得歸國居於平陽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乘輿拒擊李傕郭汜帝還雒陽又遷許都然後歸國七年單于與郭援共攻河東十一年曹操擊并州刺史高幹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操遂斬幹以梁習領并州刺史習誘輸招納單于與其名王恭順服事初南匈奴久居塞内與編户不同不輸貢賦議者恐

其户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為之防二十一年秋七月
南單于呼厨泉朝曹操于鄴操因留之使右賢王去卑
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
其衆為五部部立中貴者為帥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尋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萬餘落居太原故泫
氏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
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四千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
餘落居大陵縣部衆雖分皆各留家于晉陽汾澗之濵

俗漸同諸華矣曹丕黃初元年更授呼厨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晉武帝篡代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降居之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大抵皆狄人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樓侯何楨持節討之楨以猛衆凶悍未易禽制乃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叛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邊患侍御史河西郭欽上疏曰

戎狄彊横歴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邊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呉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方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

三萬餘口降七年匈奴胡都太博及長萋莎胡等各率種類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萬餘降皆居之西北諸郡於是其種類有屠各鮮支寇頭烏譚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鬱鞞萋莎禿童勃蔑羌渠賀賴鍾跂大樓雍屈真樹力羯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中綦毋氏勒氏最勇健好叛平吳之役騎督綦毋俔邪原注胡典反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

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上郡明年郝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郡縣旣而晉室內亂諸部益盛不可復制矣

謹案匈奴傳採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次第删節成篇劉氏以下四傳有目無書劉氏前趙也石氏後趙也沮渠氏北涼也赫連氏夏也皆具于晉書載記未知郝經此書若何節採耳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七十九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烏桓 鮮卑 慕容氏 段氏 吐谷渾氏 秃髪氏 乞伏氏 拓拔氏 宇文氏

烏桓者有熊氏之裔也本北夷居于漠南周衰淫演幽營之間以西有林胡樓煩故號東胡漢初匈奴冒頓彊大并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從是臣伏匈奴

漢武帝使霍去病擊破匈奴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其大人歲一朝置護烏桓校尉持節以領之其後漸彊盛每與匈奴連兵入冦叛服不常至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桓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原注七笑反王右北平烏桓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中自稱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

桓帥寇畧青徐幽兾四州殺畧吏民靈帝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遂寧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衆部皆從其號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擊瓚破之紹承制賜蹋頓難樓謹案難樓見上文此沿陳志脫難字今據後漢書補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黄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兾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桓遼西率衆王蹋頓

右北平率衆王汙盧維乃祖慕義遷善謹案乃祖志作乃相誤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改變方之外夷最為謹案陳志作最又聰慧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家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方之土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奸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

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不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禄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

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仗其兵力復圖冀州會曹操平河北柔帥鮮卑烏桓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二年操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敵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士馬甚盛操登高望敵陳抑軍未進謹案抑軍陳志作柳軍誤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桓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

統烏桓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桓為天下驍騎操還至易水代郡烏桓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桓行單于郡樓將其名王來賀二十一年普富盧後與其侯王來朝是歲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曹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為太守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令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郡潛撫以恩威單于讋服二十三年代

郡上谷烏桓無臣氐等叛操遣其子彰擊破之曹叡景初元年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遼東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獘等朝貢于魏封其渠帥三千餘人為王賜與馬繒采各有差原注烏桓鮮卑傳序書載蠻夷猾夏

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莋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

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桓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畧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桓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桓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劒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桓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録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鮮卑步度根既立謹案陳志鮮卑傳亦從步度根既立起步度根以前事見裴注所引魏書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中平三年寇幽并二州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桓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桓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

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曹丕立田豫為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丕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又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魏貢獻厚加賞賜是後守邊不為

寇害而輙比能衆遂強盛曹叡立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畧吏民叡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為比能所殺輙比能者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由是威制餘部最為強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與素利彌加割

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桓反比能復助為寇害曹操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曹丕立比能為附義王黄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

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桓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擊走之由是懷貳數為寇鈔幽并苦之六年并州刺史梁習擊破比能比能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讎

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等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丕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曹叡太和二年豫遣驛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

為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五年比能率丁零大人兒禪詣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畝省表曰

步度根爲比能所誘自有疑心令輒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已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臨陳殺尚弼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乃走漠北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懿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

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三年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其種落遂衰初比能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曹操皆表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曹丕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衆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

之自是部衆分敗有慕容氏乞伏氏秃髪氏拓跋氏宇文氏云

謹案目録此下闕慕容氏以下七傳又通卷譌攅俱闕